

五月的鲜花飘落在汉江

鲍尔吉·原野

天下并没有一条河流叫作老河，却有一座悲壮的城市叫做老河口。老河口位于汉江中游，扼守湖北、河南、陕西三省要道，是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一座城市位于战略要冲，注定它要在国家的战争史上担当出生入死角色，它的人民必将历经劫难又能够浴火重生。

我们来到老河口，到达市区的路家巷，这里是诗人光未然的出生地。刚进街口，目光已被墙上醒目的画板吸引，上面有光未然的照片和简历。年轻的光未然气质超拔，相貌俊朗，眼睛遥望远方，目力所及的远方如同是火光熊熊的战场。他的相貌好，与其说像一位演员，不如说更像一位披挂弹药准备冲锋的战士。在这条街上，我们看到画板上的歌词《五月的鲜花》。1935年，光未然在这首歌词中写道：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眼睛看着歌词，心里在一句一句默念，仿佛想从熟悉的字句中找出新的含义。一瞬间，心房被一块石板压住，灌满了黑暗的悲愤。

这里仅仅是一条街，是光未然的故居，周围矗立现代化的建筑。人们在临街的店铺里吃米粉，有人骑电动车送孩子去上学，不远处是日夜不息的汉江。汉江像一块比土地更平坦、更细腻的反光的平原，沉思一般地流淌；对岸排列着建设中的高铁桥墩。

从光未然旧居走出，我们来到剧场观看豫剧《黄河绝唱》。剧中表现光未然于1927年在老河口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入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3年组织拓荒剧团，最后到达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历程。这是一场惠民演出，并没有宏大的场面和精心雕琢的舞台效果，但是我们被打动了。我的眼泪在眼眶边上打转儿，有些难为情，转头偷看了一眼看着演出的同伴——作家梁衡正低头拭泪，作家李辉表情悲痛，眼睛红了。我知道我们被带到一个场，这个场便是老河口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并非是我们来找战场的回声，是土地之下的洪流打着我们的胸口。而这一切，由光未然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开始。

老河口市位于鄂北，扼守四省要津，为汉江故道，当年繁华之至。“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说的是此地的繁华。抗战时期全国最大的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近郊的胡家营，时达6年。抗战中，这里上演了史称全国最后一战的

老河口市位于鄂北，扼守四省要津，为汉江故道。

抗战中，这里上演史称全国最后一战的“鄂北豫西会战”，凝结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

中国人读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心灵必然有所感动，尽管时光移动了80多年

“鄂北豫西会战”，在143天的残酷战斗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凝结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据参战将领黄国书、李奇亨等人回忆，战斗密集发生在豆腐店、丁河店、马头寨、光化镇等地。敌我双方常常近战夜战，掩体里的守军士兵在夜里耳附泥土，一听到日军脚步声、喘息声和摔倒声，即把手榴弹投出去。太阳升起后，山沟里显露敌军大量的尸体。日军把死去士兵的左手掌刺掉带走，在尚未死去的伤员身上喷上凝固汽油烧死。树林里躺着裸体裹白布切腹自杀的日军军官的尸体。在这场战役中，由内山指挥的日军精锐部队第12军，受到中国军人最顽强最英勇的创击。日本防卫厅所编《日军在华作战纪要》之“昭和十一年派遣军”对此记录翔实。

二战前后的中国，其贫其弱已被鲁迅写尽，只剩下偌大的国土让人觊觎。你相信没营养、没训练、没有优待枪械的中国军人在老河口与悍敌意志143天，失守后仍与日军对峙汉江吗？他们的意志力一定超过了号称意志力最强的日军，中国的列祖列宗的魂魄一定在支撑着他们绝不溃败。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以班为单元的步兵作战技术世界领先，日军的枪械、训练水平和体质状态也远远高于当时的中国军人，日军身后是强大的钢铁与装备制造工业。而中国人只是些穷困的中国农民。



老河口丹渠。李闻摄

据流沙河回忆：抗战时期的男丁入伍均出于自愿。一户人家，哥三个抽一人入伍，哥五个抽两人入伍。四川省有300万男丁加入抗战军队，其中阵亡几十万。流沙河说，他看到许多即将入伍的农民在川神庙里集结，身上没有绑缚，无人逃离。

中国土地上沉默的贫困的农民知道自己去当兵，去上战场，去送死，但为什么没逃离呢？求生不是人类的第一本能吗？在他们看来，高于求生本能的是以血肉捍卫脚下的土地。望不到边的黄土掩埋着祖先的骨殖，是他们活一辈子、他们的后代继续活一辈子的家园，浴血此地，可得心安。老河口保卫战，守军死伤1600人，日军死伤1668人，以命换命，玉石俱焚。

在这里，在汉江边的老河口，中国人读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心灵必然有所感动，尽管时光移动了80多年。

如果世上有一种仪器，可以探测到土地里面几十年前留存下来的志士的鲜血，知道他们是哪些人，并还原他们殉难的情景。那么，老河口的泥土深处，一定可以检测到许许多多的不屈的灵魂。从大的方面说，志士在守护着这个国家。就一场战斗而言，他们所守护的仅仅是自己脚下一米见方的土地，激战百日夜，直至你死我活。中国士兵倒在老

河口的土地上，他同时倒在了国家的怀里，又一寸国土被儿女的鲜血浸润。

说这些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老河口市路家巷，在光未然故居墙上看到《五月的鲜花》歌词的时候，眼睛里涌出泪水，心中悲酸。此刻再度咀嚼歌词，觉得志士的鲜血那时就流在光未然的心里，在他笔下化作带血的杜鹃花，开遍中华大地。尽管他写下这首歌词时是1935年，而鄂北豫西会战发生于1945年，但光未然和每个热爱故乡热土的中国人一样，早就预知残酷的护国之战即将发生，但中国人不会让国土沦丧。

眼前的汉江尽情地摊在平原上，十分放松。一只小渔舟停留在云母色的江面上，宛如停在国画的留白处。落叶似的白鸥飞过，飞得很低，仿佛正从江面上看着自己的倒影。此刻的汉江气度安逸，看不出与血战有丝毫关联。在古人的诗句里，汉江高古逸远。王维在《汉江临眺》留下了著名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宋之问《渡汉江》写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李白的《金陵望汉江》最为磅礴：“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

汉江之“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道出了当年的险绝。倘若鄂北豫西会战失利，日军将侵犯商南，进而夺取西安，占据西安机场，抗战形

本报记者皮曙初、喻珺

从埃及的孟菲斯到玛雅的古琴伊察，从罗马帝国的传奇庞贝到东方传说楼兰……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曾经有多少盛极一时的古城悄然消失，他们是被泥土尘埃掩埋的过往，是被岁月风霜剥蚀的文明。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今天人类进步的一块块厚重基石。

考古让这些失落的基石重现辉煌面目。在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岸，汉水西侧，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挖”出一座“新”城——城河古城。这是一座被历史遗忘5000年的新石器时期古城。这一发现被列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偶得”的墓葬，“挖”出来一座完整古城

六月的江汉平原，雨水已盛。湖北荆门沙洋县后港镇一望无际的农田，刚经历过一夜大雨滂沱的洗刷，踩着泥泞湿滑的田埂走上不到几步，鞋底上、裤管上便沾满了黄泥，脚下越走越沉。

麦田之中，赫然出现一片白色塑料布覆盖的考古探方，有些地方还搭上了考古工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彭小军告诉记者，这就是城河遗址的发掘区，在这一片水田的掩盖之下，就埋藏着一个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的城河古城。5000年前，这里是辉煌的“城市”，生活着那个时代的英雄。大约距今4300年的时候，这座“城市”被历史的长河淹没。

钻进考古工棚，揭开塑料盖布，几座古墓的墓穴映入眼帘。一座双坑的竖穴合葬墓，长4.38米，宽3.95米，南北向平行的两个墓室里，独木棺痕迹清晰可辨，棺内棺外随葬有大量磨光黑陶，还有漆盘、竹编器物等。另一座同穴三室墓，长5.95米，宽4.1米，三个平行的墓室内，也各有一座独木棺，棺内除了象牙器、漆器、磨光黑陶外，还各有一把象征权力的石钺，棺外还有暗红色大漆盘。

独木棺、大漆盘、象牙器、石钺、黑陶……考古人员通过勘探发现，这里共有235座史前墓葬，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

城河遗址最初发现于1983年，当时根据采集到的陶片认定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10月，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复查，认为该遗址可能为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址。

2012年11月，为开展长江中游地区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特征和社会结构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城河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作为这次联合考古领队的彭小军是一位80后的年轻考古工作者。2011年，彭小军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留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也开启了自己与城河遗址的不解之缘。2017年10月，妻子待产，他从考古工地上匆匆赶回北京，并委托考古队员陈仕光在位于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塆地点进行勘探。

没几天，考古队员打来电话，说在王家塆勘探发现疑似墓葬的遗迹。2017年11月，孩子呱呱坠地，彭

长江中游，考古“挖”出一座“新”城

小军即刻返回湖北荆门，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城河遗址西北区域开展系统勘探、发掘。通过系统布方发掘，发现墓葬两百余座，其中多数为新石器时代墓葬。根据勘探和发掘情况，墓葬分布十分密集，显示出一处公共墓地，有着明确的规划和布局。

这一重大发现令年轻的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自2012年起，联合考古队已对城河城址进行持续勘探和发掘，发现有保存至今的部分城垣，城内有大院落式建筑遗迹，也有一般性居住区遗迹，有“中心广场”设施，还有陶器生产区的遗迹。

流经城内的城河并非自然河流，而是经改造后的人工水系，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内大量人口的用水、排水问题。彭小军认为：“对水系的利用、管理，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行为，说明这里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根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卫星影片分析，城垣围筑的范围内大概有五处房屋建筑遗迹，城垣、壕沟也非常清晰。随着人口增加，遗址上的居民不断增多，遗址所在范围内有50余户人家，分属于两个自然村。这些住户基本选择城内外的台地居住，房屋建筑的方向随地形走势确定，这与古人的居住位置 and 理念非常相近。

2018年，联合考古队对王家塆墓地开展系统发掘，对其中112座墓葬进行了清理。至此，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信息。

一座集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迹和大型墓葬区为一体的完整的史前古城面貌被正式揭露：城河遗址为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仅次于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堪称长江中游史前的“二线城市”。

奇特的器物，还原五千年前聚落“盛况”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的高峰，是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学见证。因最早发现于湖北荆门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而得名，存续年代分别为距今5300年至4600年、4600年至4000年左右。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迄今在长江中游已经发现至少17座史前城址，城河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城河城址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龙垸村三组，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

位于后港镇的城河考古工作站是租借一家废弃的小酒店改成的，简陋而拥挤。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里面忙碌碌碌。他们的工作就是登记、整理、修复和研究从城河城址取出来的每一件文物，每一件器物、一截化石、一块残片，甚至每一杯



同穴三室合葬墓

从考古工地取回的泥土，都要登记编号、拍照、录像，然后开展整理、修复、保存和研究工作。

一张简易的案台，一盏明亮的台灯，一支小刀、一把刷子……文物修复工作者姚志辉端坐案台前，全神贯注对着一团黑乎乎的泥土“精雕细琢”，已经清理出来并进行修复的器物，一部分摆放在工作室的陈列架上。王家塆墓地几乎所有墓葬都有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六十余件。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居多，部分器类组合为首次发现。

“史前的器物非常原始，但是某些器物的功能或所揭示的使用理念，与现在人们的生活也有相近的地方。”彭小军指着一件甗比画着说，这件出土器物类似于“蒸锅”，而在现在的湖北荆门、天门一带恰巧流行吃蒸菜。这种“历史的巧合”常常带给枯燥的考古工作些许趣味。

一件形态奇异的、似有四个“耳朵”向外扩散的中型器物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件器物称为“四耳器”，发现于城内遗址的中心位置。荆门市博物馆的女考古工作者范晓佩回忆说：“刚发现这件器物时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们发现的不是完整器，是一个残片。这种东西不像口沿，也不像杯耳。”

专家根据查询资料得知，四耳器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种用于祭祀的器物，一般和同时发现的遍布“锯齿”的筒形器共同使用。由此也可看出，在城河古城里，曾经有着独特的原始

祭祀场地和宗教仪式。

“长江中游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出现文明曙光。”彭小军说，沙洋城河遗址揭示了长江中游史前聚落文明的基本面貌，弥补了江汉之间文明演进历程探索的薄弱环节。

神秘的合葬，让史前人类“开口说话”

2019年3月底，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宣布“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位列其中。这处闪耀着文明“曙光”的史前遗址，被认为“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北城垣外侧发现的王家塆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葬发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我们首先试掘了几个墓葬，大概有2.7米乘以1.7米，相对于新石器的墓葬规模来说已经很大了。”彭小军告诉记者，随着对王家塆墓地的进一步发掘，7座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依次揭露。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见城址不见大型墓葬的现状。

独木棺作为古代丧葬仪式的一种重要的用具，此前被发现的数量较少。而在这处遗址中，考古界一直渴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发生了。

势会更为艰难。老河口对抗战的贡献是：繁华之城光荣毁灭，不许日军渡过汉江。老河口失陷，守军仍在汉江对岸与敌对峙，直至日军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汉江上，我如同看到一座长长的青铜雕塑壁在淡雾里矗立，雕刻着血战的情境。

老河口养育了光未然，他身上的热血与守土官兵身上的血一样，炽热足以融化岩石。因此，从他的笔下又涌出激流飞溅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
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
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1938年9月，武汉沦陷，光未然由陕西壶口东渡黄河进入抗日根据地。途中他目睹黄河船夫们与排空浊浪搏斗，聆听到船工号子，心中埋下以黄河描写抗战的宏愿。1939年1月，光未然在延安创作了诗歌《黄河吟》，洗星海听后十分感奋。当年3月，洗星海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这是第一部用现代音乐形式反映中国人民御敌心声的文艺作品，永久载入史册。

如今的老河口市呈现出全新的景象。它是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这里有百里生态丹渠风景区，红河谷生态旅游度假区，梨海涌雪风景区和第五战区司令部旧址。像中国所有步入先进行列的县区一样，老河口市以绿水青山，用互联网经济来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然而每到五月，每当鲜花开遍原野的时候，老河口人会想起光未然，唱起这首歌；歌词背后凝结的悲壮的民族意志在每一朵花中盛开，如汉江缓缓流过，江面飘落鲜花的诗句。

城河王家塆墓地发现有类型丰富的独木棺痕迹，有的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死者尸体。这是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质支撑。

神秘的合葬也是前所未见。位于墓地中部的M112为同穴三室墓，三室墓室平行，南北向，中间以生土梁隔开。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痕迹清晰。根据对棺内人骨的检测，三室墓室的主人都为成年男性，棺内棺外都有陶器、漆器、象牙器等丰富的随葬品，尤其是每座棺内都有一件大型石钺，似乎显示出墓主人特殊的身份。

就在这个神秘的“三室”墓旁，紧挨着一座“二室”墓M233，墓主人为两位女性。在她们随葬品中，则主要有陶纺轮等器物。

“这是一个近似五联间的合葬墓，先葬着三个男人，后又下葬两个女人，这种葬俗前所未见。”彭小军说。

王家塆墓地的墓穴扩大多数墓穴为竖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嵌入偏洞之中。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一种埋葬方式。

“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这样的发现率和保存完整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彭小军说，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当时的屈家岭时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

墓葬葬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与同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程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说，“由此可窥见5000年前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

5000年前的长江中游原始居民的生活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庞大的独木棺是怎样制成的？神秘的合葬墓埋葬的是什么人？大型穿城水系是如何形成的……大量未解之谜，尚待借助考古资料，让沉睡数千年的原始先民能够“开口说话”。

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们正在通过各种新技术手段，联合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相关领域技术团队，对城河遗址发掘，以期获得对史前文明更加深入的认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葬出土陶器的淀粉粒进行了分析，发现随葬的陶器曾盛放过水稻、小米、莲藕等相关食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对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鉴定和分析，有望揭晓墓主的年龄、性别、葬式以及病理等信息；复旦大学的学者对墓葬出土的人骨的DNA信息进行了采样，将揭示墓葬之间的亲缘关系，为廓清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信息和线索……

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发现一座失落的古城，就可以找回一把破解人类文明进程密码的钥匙。彭小军说，对城河城址的调查还会继续，通过点面结合，了解以城河遗址为中心区域的汉水西部整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认识史前人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文明进程，破解更多的“史前文明密码”。